

曾冬的小渔船

施崇伟

我家门前有条小河，瘦瘦窄窄，清清澈澈。河码头边，常泊着一只小渔船。长梭梭的，浮在水面，风轻轻来，船轻轻漾，像一条大鱼，起伏着深呼吸。一根细缆牵着，荡开后，又漂回来，那份牵挂，像我对家乡的感情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回来看看。

站在岸边，望及河边，眼睛里像渗进沙子，目中所及之物感觉异样。河埠头缺了个口子？水位高低不平地倾斜？定睛分辨，哦，是小渔船不见了。

此前也常有不见小船的情形，一般是晨起时，那时，曾冬早已起身，划向下游更深的水域，撒网捕鱼去了。

曾冬是邻居。他老汉和我爹是儿时同桌，我们虽算是世交，我却比他大出十岁光景。我上师范时放假回家，总能在小河里见到这个“浪里白条”。等我成家后再回故里，他已成当地有船有证的正式渔民。

曾冬和小渔船的忙碌在早晚。

傍晚，是一天劳作的人们的闲暇时分。村民们端着茶壶，或烧着纸烟，在院坝里闲淡地说着春播秋收，或张家女出阁李家猪下崽。曾冬却没有工夫应付闲聊。他长篙一撑，小船利索转身，便向着河下游的深水处驰去。我在岸上望着，像望着一片悄然而去的树叶，在金色波浪中摇摇荡荡，一会儿就没了影子。那是捕鱼撒网的最佳时间，仿佛农民处于雨水时间的插秧播种，误不得时节。等他撒网归来，各家烛火已剩余烬。他却吆喝着，来二两酒，暖暖身子，消消寂夜。

待到天明，便迎来了捕鱼人的收获时分。小渔船沿着头晚上的水路驶去，虽然网在水下，捕鱼人熟稔每一个网格的方位与深浅，也清楚不同时节、不同水域，有不同的收成。好像鱼儿是他自家养的牲口，胖瘦、长短都在预料之中。所以，哪家来了客人，想要水蜜子，哪家要去城里走亲戚，想捎上一条河鲤，头天都可以向曾冬预订。他能很有把握地告诉人家：“明早八点来取！”

果然，取鱼的守在岸边片刻，便能看到船影飘来。等船一抵岸，曾冬揭开船头的板子，舱板下的清水里活蹦乱跳，便分装进了袋子、水桶。有捧在手上的，双手紧抱着，不敢

有半点放松。不然，鲜活的鱼儿可能会用力挣脱人手，狡猾地溜进河里，逃之夭夭。

有次，得到曾冬许可，我也曾参与他的捕鱼。

等曾冬解下缆绳，我一步跨上渔船。船体太小，摇晃得厉害。蹲下身子，趴在船沿，鼻尖几乎触到了水面。曾冬不紧不慢，沉着地，一脚蹬向岸石，脚一收回，船利索地离岸，惊起潜伏在水草丛里的小鱼，朝霞映出它们金色的鳞光，向着四处迸射。

船儿摇摇晃晃，当驶到了撒网的沙陀子时，曾冬便停止了划桨，任船儿在水中漂浮。然后，他蹲在船头，捋到网线的头子，慢慢地往上拉网。我也靠近曾冬，帮着他拉网。左手右手交替，网线慢悠悠浮出水面。渐渐地，有水声哗哗，那是鱼儿在网上翻卷细浪。看，网出水面了，我俩用劲一拉，直接拉到船头的舱板上。绿色网线间，挤挤挨挨，蹦蹦跳跳，有草鱼、鲫鱼、鲢鱼……曾冬拉住网底，一股脑倒进盛有水的舱里，得水的鱼儿和得鱼的人儿，一样欢快。

这次回家，村里也没了从前的喧嚣，枯水的小河露出寂寞的石头。那条记忆中的小渔船哪儿去了呢？找曾冬问问去。红漆门上铁锁一把，像闭口的老人。转身间，那熟悉的瘦削身影出现。

“你不打鱼了？”

“政府要治理碁河，不允许捕鱼了。”

“船呢？”我不禁为之着急，不捕鱼的曾冬，日子咋过呢？”

“船被收了。被一条大船拉走，往大江里去了。”手向下游指去，脸上的微笑很平静。

原来，为了保护碁河生态，几年前就不再让捕鱼了。所有渔民都交船上岸，政府给另外安排了工作。曾冬去了工业园区上班，新学了烧电焊的手艺。难怪他的皮肤被熏得黑黑的，牙齿还是那么白，像河边的贝壳。

我怅然若失。递去一支烟，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失去了渔船的曾冬。

他摆摆手，没接我的烟：“这样也好，生态改善了，水更清，鱼更多，我们生活在河边的人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没了渔船的曾冬，才不像我这般失落。

他开了门，拉我进堂屋。堂屋正中墙上，挂着他父亲的遗像。墙下有个木柜，严严实实。他走过去，打开木柜锁，小心翼翼地，取出一条长长的木板——船桨！

“交船的时候，我悄悄留下了它。”

这时，他伸手向我要了一支烟。然后，蹲在地上，大口地吸烟。仿佛在和一个老朋友促膝长谈……



野趣

姚暄
摄

春日佳蔬青菜心

朱小毛

年的四大旋律之首，春，在人间开始演奏，于是东风解冻，抚过原野，搅动空气，变得温软起来。所到之处，给大地调了色一般，涂上了青绿。

田地里的菜蔬，摆脱了西北风的凌厉围攻，挣开了天寒地冻的桎梏，不再缩头缩脑畏首畏尾，而是无拘无束地放开手脚，舒展身心，自由生长。

农人种植的青菜，这会儿是菜地里的主角儿，它们集结成群，发展成了大部队，一路穿月跨日，抵御严寒的围追堵截，终于抵达生命的彼岸，一畦畦，一行行，一棵棵，立在旷野之下泥土之上东风之中。

它们在东风的呢喃软语中，一个个激情澎湃，宽衣解带，敞开心怀，尽情吸纳东风的温热。东风好像在青菜身体中植下了什么粒子，三天五日，东风竟在青菜心扉中间催生出了一根根青绿的嫩茎，民间曰：青菜心。

青菜心犹如乡间女孩，清澈、质朴，身着淡雅的青衣，不饰雕琢。

青菜心可是春季一道绝美的特有菜蔬，此蔬只应春季有，是人见人爱的时令新鲜菜；人间哪得几回尝，过了这个村，就没了那个店。若想再吃，只好等待来年。

幸好，还有来年之春。不然，徒留人生遗憾。

青菜心在菜地里，悄然挺立。水嫩青绿，让人顿生怜惜之情，不忍下手摧折。然人的胃口庞大，喉咙深似海，纵使多情也枉然。

千不忍，万不舍，依然要成为桌上菜盘中餐碗中看嘴中鲜。

把青菜心折来，清水沐浴，洗净去污，切段置盘。

铁锅烧红，用猪油余锅。先前熬好的猪油，结成凝脂，白如乳炼。猪油与铁锅相拥，立刻被其热情融化，一股人间凡尘的烟火香气，袅袅娜娜，迎着鼻孔而来，沁入肺腑。把断好的青菜心投入其中，翻炒，中途洒点水，受热更快。待出锅时，放盐少许，无须添加其他佐料，天然去雕饰，清水出芙蓉，保持其本真纯粹原生味道，即可起锅装盘。

青菜心，外观色泽青翠，口感鲜嫩爽脆。

大鱼大肉，日久生腻。而青菜心正是绝好解腻菜蔬。餐餐能吃，顿顿可嚼，百吃不厌。可惜一年四季，只有春季才会滋生，真是意犹未尽若有所失。

养生专家倡导的“减油减盐”的养生理念，已深入人心。素炒青菜心，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。我亦是其中的忠实拥趸，已经对青菜心爱入骨髓，春天无青菜心不欢。

某春日，乡下挚友来电，诚邀我去他乡村老家，品尝自种的蔬菜。

“有青菜心吗？”我劈头就问，直奔主题。

“有，刚爆出来的，嫩得掐出水来。包你吃个胀肚。”友人言之凿凿。他好像专等我这个问题冒出，予以解决似的，得意之态藏不住。

“好！”正合我意。我大腿一拍，浑身来了劲。

远方的青菜心，像一根绳子一样，牢牢牵着我的味蕾。

心动不如行动，执行力尤其重要。硬是请人驱车，到二十几里的乡村，一过嘴瘾。就为了那心心念念的青菜心。

一大盆嫩嫩的青菜心，青碧翠绿，色泽清新，氤氲淡淡的香味，观之着眼，食之泛津，被我三下五除二，悉数“中饱私囊”。

末了，友人还为我专门掐了几扎，让我带回，加深印象。

这一餐，比吃山珍海味，有过之无不及。

细细思量，如此深爱青菜心，想必小时就埋下了伏笔，渊源较长。

还是孩提年纪，村庄被田野包围。每到春天，劳碌的乡亲，大笔挥毫，在田野上抒写金黄的诗行。

年年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之时，油菜花热烈奔放，就有外省的养蜂人趁着花期赶来，驮箱运包，借驻在村中心的空旷地——晒谷场，安营扎寨，一箱箱，摆出来组成成长龙。

下午放学，我都会到晒谷场上玩耍，看蜂箱聚焦的万千蜜蜂，更看外省养蜂人。

傍晚时分，养蜂人生火做饭。红锅下油，把择好的青菜心倒入锅中，只听，先是“哗啦”，后是“滋滋”的声音，一阵清香随风串到眼前，那是和家里一样的熟悉味道，亲切、温馨，让年幼的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受，直抵幼小的内心深处。

凡间的烟火气息，使人陶醉。

或许，就是那时受到的影响吧，潜移默化，润物无声。

青菜心，春日佳蔬，时至今日，想必众多人和我一样，爱之深切。

